

边疆发展·文化家园建设书系

凉山彝族习惯法 调解纠纷现实案例

——诺苏德古访谈记

◎ 巴且日火 陈国光 /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二期建设中国当代
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边疆发展·文化家园建设书系
BIANJIANG FAZHAN WENHUA JIAYUAN JIANSHE SHUXI

◎ 巴且日火 陈国光 / 著

凉山彝族习惯法 调解纠纷现实案例

—— 诺苏德古访谈记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凉山彝族习惯法调解纠纷现实案例: 诺苏德古访谈记/巴且日火, 陈国光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660 - 0155 - 9

I. ①凉… II. ①巴…②陈… III. ①彝族—习惯法—案例—研究—中国 IV. ①D922. 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6254 号

凉山彝族习惯法调解纠纷现实案例

——诺苏德古访谈记

作 者 巴且日火 陈国光
责任编辑 李苏幸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 数 321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155 - 9
定 价 46. 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诺苏德古兹穆格尼^①

（代序）

中国正在酝酿政治和教育改革，正在推动文化建设，也正在关注美国重返亚太带来的南海主权博弈。尽管有人不喜欢“民族”这个词，有人甚至讲“去民族”的发展观，但后现代的时局还是会把“民族”推举成挥之不去的主体主语和主题。当年用“人民”就能好使的许多地方，现在不用上“民族”就不能给力。

这是因为3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变成全球经济规模老二，国内城镇人口超过半数。这些都基本改变了中国“以农立国”的老格局。但工业化的中国也不能总靠充当世界工厂、国际旅店和建筑工地来安身立命，因此还要潜心打造文化江山和生态家园。民族，包括整体的中华民族和国内各个民族，就是中国这座文化江山和生态家园的主人。如果没有民族在场，江山和家园就不够温馨，因而就会缺少文化凝聚力、文明感召力和政治影响力。

汉语“民族”一词概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全体国民和国际社会主体的 nation，例如中华民族 Chinese Nation，有人称其为“国族”；二是国内多样的历史文化共同体 ethnos，即各个民族。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当今中国主流社会喜欢讲“淡化民族意识，强化国民意识”，期待“民族”在国家国族里消亡同化。笔者认为这种把民族当成国家对立面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误读误解。毛泽东知道马克思主义对民族既有平等理念，又有消亡预期，所以他用中国式的简明语言讲了两段话：一段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

^① 兹穆格尼，彝语，吉祥如意的意思。

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一段是“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当今中国学界热衷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淡忘了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性。有人还主张去掉居民身份证上的民族标志，以使淡化民族意识。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中国居民身份证没标示宗教，但宗教意识近年也不见淡化。其实按照毛泽东讲的“消亡”程序：先是阶级 Class，后是国家 State，然后才会轮到民族，而且是离国家更近的“国族 nation”，而不是“民族 ethno”或“Ethnic Group”。这是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比西方人高明和靠谱的地方。相比之下，那些幻想少数民族在国家和国族之前消亡的人则分明是搞反了程序。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样才能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知止而后有定”。“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大格局上搞反程序就是“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目前人类还在阶级社会，国家还要长久健在，我们因而不必多想民族消亡，而是要在中国政治改革顶层设计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和国家《宪法》的规定，坚定不移地落实、充实、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共和宪政协商民主的政治文明建设来求取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学界总是忘不了历史上有很多民族消亡，却总是记不住历史上消亡的王朝比民族还多。例如每个民族都看见过改朝换代，但每个国家的执政都还没见过民族消亡在自己手里。还有人认为少数民族把文化之根留住是活受罪，不如痛快地来个一剪没，再用六概俱净的姿态去裸奔现代化。这又有两点不对：一是人类作为文化动物，总要靠着共同体来维持自性和自我；二是自性和自我的根基一旦丧失，发展和现代化就不知“为谁辛苦为谁忙”，生活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中国的人间正道因此还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转变发展方式，包括把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排斥心换成包容性，把看待文化多样性的眼光从“社会发展史”转换成“文化生态学”，让各民族文化在更加宽容宽厚宽松的环境里“各美其美”和“美美与共”。

当今中国社会要推进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还要重申“真善美”的定义：当今世界的“真”就是诚信，包括对农民和少数民族笃信不疑和诚信不欺；“善”就是公平，包括对各民族文化允执厥中不偏不倚；“美”就是多样性，包括让各民族的文化“五色杂陈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小德顺流大德敦厚，此天下之所以为大也”。

多数人至今认为政府和专家学者最能分辨文化的精华糟粕。其实政府和专家学者在“五四”时要废文言文，在“大跃进”时要废汉字，在“文革”时要破“四旧”，现在又要祭孔祭炎黄读古文经史。这说明他们对文化价值也没个恒常定性，因此还是要由各民族自己做选择更可靠。选择的标准就是看文化能否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

我们眼前这部书用鲜活的实例和翔实的解读展现凉山彝族习惯法的社会功能和运行机制。这些案例和解读由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两位彝族学者亲自收集亲手转述。不仅内容引人入胜，而且还把中国社会政治、语言文化和审美需求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因而堪称匠心独运。

本书作者陈国光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教书。他来自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的果基家支。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路过凉山时，正是这个家支的头人果基小月丹跟刘伯承元帅在彝海歃血结盟，帮助红军顺利穿越凉山抢渡大渡河，摆脱了10万蒋军围堵，从而避免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悲剧命运。红军渡河前，还给果基家留下一些枪支和一面“中国工农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这是中国共产党尊重少数民族习俗，模范执行民族政策，取得少数民族支持，取得长征胜利的经典案例。

晚清朝廷也曾面对日俄等列强从海陆两疆瓜分中国的企图。当时的朝廷也曾有过海防塞防之争。但由于它不能“足食、足兵、使民信”，结果就顾此失彼：虽有左宗棠在塞防线上勉力收复新疆，但海防线上还是深度糜烂，直到1894年甲午海战败北，让日本割去了台湾和辽东。目前美国重返亚太重新构筑其东南亚

战略，中国仍要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尊重少数民族，落实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关系，以此来调动中华各民族的语言文化软实力，用于突破美国的军事和文化制衡。中国新疆、西藏和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在南亚、中亚、西亚都有不低于汉语的影响力。这些都是中国解除外国制衡压力的软实力资源。凉山彝族习惯法也能对中国各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创新治理具有如下启示：无论家支还是国家，都要有诺苏德古那样的行为伦理：一是善待自家人并推己及人；二是巧用文化软实力来化解僵局死局，进而把各局面做大、做活、做和。陈国光教授1985年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留校，长年讲授《现代彝文选》、《彝族文学史》、《彝族文化概论》等课程，发表过《从“西南彝志”看彝族先民的自然观》、《彝族毕摩与占卜》、《“玛木特依”的伦理思想》、《彝族“灵姆撮毕”与“指路经”研究》、《“尔比”对彝族妇女生活方式的规范》、《印度种姓制度与凉山彝族等级制》等多篇论文，还参加过《彝文文献概论》、《彝语基础课程》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等教材和工具书的撰写，且于2000—2001年在印度尼赫鲁大学社会学系做过访问学者。他做人严谨庄重与人为善，处处能体现凉山彝族尊者风范。他的家学传统和治学经历，加上巴且日火老师的精诚合作，把凉山彝族习惯法这个高难度课题做得举重若轻。

巴且日火是笔者和学生在学习凉山彝族历史文化的导师和“保头”。他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四开乡巴且家支。他1988年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然后回到西昌去做彝语彝学和民族学研究，目前是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2008年，他曾经跟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的陈金全教授联合主编，在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凉山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报告》，同时还一直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凉山彝族服饰、色彩、审美、博物馆、三星堆古文字识读和彝族企业家精神方面的论文。他对彝族经书经典用功极深，对艺术美术兴趣极强，又特别注意维护民族平等团结和彝族文化品位，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非常热

心。笔者敬重他操守严谨，对学生晚辈一往情深，对同仁同事执礼甚恭，也敢对他眼中的不义不肖之举疾恶如仇。

当今中国网络发达，读者不难从网站，例如从《彝族人网》上查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和彝族文化情况。关于凉山彝族习惯法的地理生态和社会文化背景，两位作者在本书“上篇”里做了精要导读。关于本书的叙事特点，笔者觉得它很像白话史诗体，承传了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那种“言议”传统。读者如果把本书跟《凉山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报告》并列研读，更能体验主位客位交叉交锋相互映射的效果。笔者作为书稿读者，近期看到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发表在《社会科学》上的“一体多元的族群关系论要：关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想的再思考”一文，因此就想结合凉山彝族习惯法和赵旭东教授的论文题目，向作者和读者汇报如下心得体会：

彝族是中国西南仅次于壮族的三大民族之一。她的地理分布格局、人口规模和自治地方的配置都跟武陵山区的苗族、土家族大体相似。由于地形封闭性强，凉山彝族在历史上发展出一种特殊社会形态，概括起来就是“有序而无政府”的宗法社会形态，这又跟西周时代的理念很相近。但凉山彝族历史上没有发展出本民族的集中政权，也没有常规常备的执法武装，只有诺伙家支对习惯法的共识性义务。诺苏德古在这种环境里调解各种冲突争端，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无论难度多大，生活总是需要秩序，各家支因而还是需要且能接受德古的调解。需要说明的是：德古的调解也不是能孤立运行，而是要得到其他社会文化机制的支撑。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各家支都严格秉持毕摩信仰，所以德古调节争端的每个重大关口，都要请毕摩来主持宗教仪式，目的是把各方鬼神都请来见证，从而使调整的进程大体可以预测，“裁决”也基本能被遵守；二是当地人碰到特别严重的案情时，也能尊重外部权威裁断。这在古代是土司，在当代就是人民法院。当地人治病的情况也与此相似：寻常病情都在家请毕摩做些仪式。但病情特别严重时，他们也会设法到医院求治。医院再不灵，再把毕

摩请来做仪式，总归是多了一种选择。这是凉山彝族的开放实践理性，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多元一体的鲜活表现。

赵旭东教授最近发表的那篇文章表达了一种关切：当前中国学界讨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往往会犯两个毛病：一是多用“社会发展史”的惯性思维，把共时结构性的多元一体理解成历时过程性的“从多元到一体”；二是多对“一体”的价值和前景一往情深，但对“多元”的价值和前景却较少关怀和期待。其实当今中国的“中华民族”一体性既有历史，又有国家宪政制度、武装力量和现代世界体系下的国际条约保障，可谓万无一失。相比之下，倒是作为中华民族内部的创新基础的地方、民族、民俗和民间的社会文化多样性，目前正在受到包括国民教育在内的各种体制、机制、意志和趋势的削弱，其前景特别堪忧。赵教授因此建议学界多考虑“一体多元”的问题。笔者认为赵旭东教授的主张，无论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建设，都有重大意义。笔者的序言因而就选了这个题目。

最后要说明的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建在中央民族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笔者自2008年10月一面在民族学社会学学院教书，一面在这里供职做研究。中心具有研究少数民族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生态家园建设，同时分析吸收世界民族政策理念和动态的使命，所以要开辟“边疆发展·文化家园建设书系”，利用基地的条件，展现前沿研究成果。由于《凉山彝族习惯法调解纠纷现实案例》的内容鲜活、政策性强、且可读性高，所以我们把它选做这个书系的第一部。希望各民族学者大力提携积极供稿，使得它的活力越来越大，也使中国各民族具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创新性。

张海洋

2012.5.8 于中央民族大学

目 录

上 篇	(1)
一、凉山彝族	(3)
二、家支与习惯法	(11)
下 篇	(21)
一、雷波采访记录	(23)
二、美姑采访记录	(28)
三、西昌城里的寻访	(64)
四、布拖采访记录	(70)
五、昭觉采访记录	(115)
六、盐源采访记录	(215)
七、泸沽湖逗留	(242)
八、宁蒗采访记录	(249)
九、盐边采访记录	(264)
十、冕宁采访记录	(276)
后 记	(291)

上 篇

彝族格言：“沃撮此嘎觉苏，卧尔吉阿苏；哈子此洛觉苏，和普吉阿苏。”

汉文意思：同在一地生活的人，思想不同；同在一山里的鸟儿，鸣声各异。

诺苏，兹莫，诺合，德古，莫木，撮确，节威……在读这本书之前，书中涉及和表现出的一些民族部落、风物地理、历史背景、生活习俗、社会文化，对于一个远离凉山的人或一个其他民族的人可能有些陌生或不理解，甚至认为是天方夜谭。但我们所记录的这一切都是在凉山真实发生，并还在继续的生活。如果读者在开头了解了一定的乡土背景知识之后，再阅读后面的部份，对即将展示在你面前的这些真实的世界就会熟悉一些。所以，我们先对大凉山及生活在大凉山的彝族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凉山彝族

1. “尼木”

大凉山彝族人把世代居住的这块险峻巍峨地区叫“尼木”，意思是“一块彝族的土地”。

凉山彝语里把汉地叫“朔木”，把彝地叫“尼木”；把高山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高地凉山叫“古霍”，或者叫“斯普格霍”；把平原地区，就是今天的安宁河谷叫“木黑”，或者叫“阿霍纽依”。这种称谓在空间上形成了尼木（彝地）与朔木（汉地）、“斯普格霍”（高山）与阿霍纽依（平原）在空间与地形及气候环境的比较，“尼木”就是“斯普格霍”与“阿霍纽依”的总称，彝语称它为“果哈索克”，汉语称它为“大凉山”，现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是1956年实行民主改革后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凉山。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总面积6.01万平方公里，辖西昌、德昌、会理、会东、宁南、普格、布拖、昭觉、金阳、雷波、美姑、甘洛、越西、喜德、冕宁、盐源及木里藏族自治县等17个县市。

凉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除彝族以外，还有藏、汉、回、傈僳、纳西、蒙古、苗、傣、白、壮、满、土家、布依等14个世居民族，是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到2007年底，凉山彝族自治州总人口为415.48万，其中彝族181.55万，占总人口的43.79%，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凉山地区在汉文典籍中已有零星记载，秦汉以前这里被称为邛都国或邛都部落，汉称越嶲郡，隋唐为嶲州，南诏称建昌府，元称罗罗斯宣慰司，明为四川行都司，清称宁远府，民国称宁属。

凉山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古“蜀身毒道”、“灵关道”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这些古道北达巴蜀、中原，南通边陲、外邦，是大凉山彝族人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途径，也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司马迁、元世祖忽必烈、旅行家徐霞客、马可·波罗等就是经过这些通道在凉山游历和活动的。

在彝语里被称为“果哈索克”的凉山腹心地区主要指昭觉、美姑、雷

波、布拖、金阳、越西、喜德、甘洛、冕宁、西昌、普格这些地区，这里也被汉族人习惯地称之为“大凉山”，民主改革以前，这些地区的彝族人口都占当地人口60%以上，多数地区占90%以上，如昭觉、美姑等县过去彝族人口甚至占到100%。在“大凉山”以外是彝族和汉族、彝族和藏族、彝族和回族、蒙古族、纳西族、傈僳族、布依族、苗族、傣族、白族、羌族等民族及目前被称之为摩梭人、尔苏人、贵琼人、蟹螺人等杂居的地区。在“果哈索克”以外海拔相对较低的周边地区，又有许多小的彝族聚居区，人们习惯把这些小聚居区与“大凉山”相对，称它们为“小凉山”。这些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被称为“小凉山”的地方从东到北、到西、到南分别有：今属于云南省昭通市的“小凉山”永善县、巧家县；今属于四川省乐山市的“小凉山”峨边县、马边县；今属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小凉山”九龙县、泸定县；今属于云南省丽江市的“小凉山”宁蒗县、永胜县。

千百年来，在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传承和保留着中国彝族独特的文化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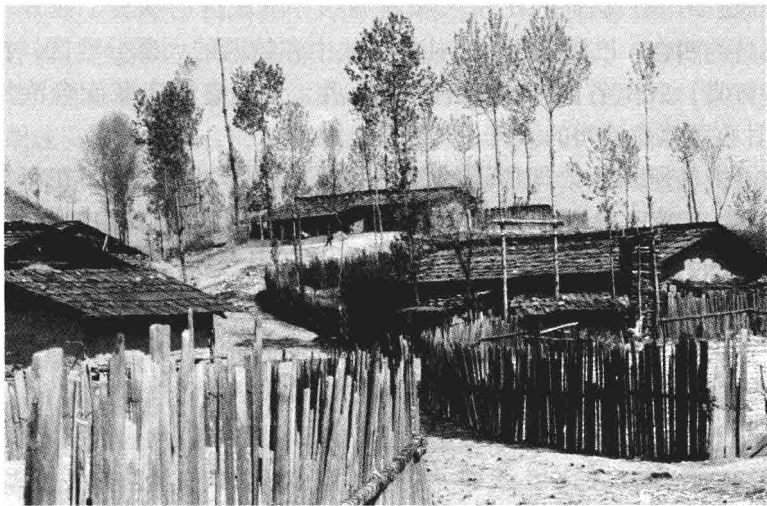
2. “诺苏”

凉山自古就有彝族居住。凉山彝族的祖先主要为距今两千多年前的古侯、曲涅两个彝族先民父系部落。

凉山彝族先民古侯、曲涅两个部落是从云南一个叫“兹兹普吾”^①的地方迁徙进入凉山的。两个部落迁徙进入凉山的历史约在两千年前。在这之后，还有彝族部落陆续不断地从不同方向迁徙进入凉山。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彝族逐渐与迁徙来的古侯、曲涅两个部落融合，并且再与后来不断迁徙而来的部落融合，形成了今天以古侯、曲涅两个部落后裔为主体的凉山彝族。据彝族史诗《勒俄》记载，彝族先民也经历了“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而后才出现了父子连名的父系社会。从传承至今的凉山

^① 今云南省昭通市一带。

彝族谱牒来看，凉山彝族兹莫和诺合^①仅从他们进入凉山以后的家谱来看，最长的有 100 多代，短的也在 70 代以上。



凉山彝族村寨（杨通富摄影）^②

凉山彝族操彝语六种方言中的北部方言，他们自称“诺苏”。在彝语北部方言中可划分为“依诺”、“圣乍”、“所地”三个土语。三个土语地区的人不仅在语言上有区别，在思维方式、行为举止、生活习俗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想区分出一个彝人是什么地方人，简单的方法就是从他们的服装上来区分，第二步就是他们所说的方言土语，因为土语的分布和服饰的划分是重合的。彝族女性的长裙在外族人看来区别不大，所以汉族人常常以彝族男性裤子的裤脚大小来区分不同的土语地区，如称依诺为“大裤脚”，称圣乍为“中裤脚”，而称所地为“小裤脚”。

凉山彝语中的依诺土语即所谓的“大裤脚”地区，主要分布在美姑、雷波、乐山市的峨边、马边，昭觉的竹核、古里，越西的申果庄，甘洛的

^① 兹莫和诺合都是彝语发音，他们都是从前彝族社会的贵族统治阶级，兹莫的意思是君王、君长、掌权人，是彝族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兹莫占彝族人口的 0.1%，元代以后部分兹莫被元王朝封为土司，明、清乃至民国政府仍延续这种对兹莫颁发印信号纸的册封制度，以便中央王朝能控制鞭长莫及、实际成为统治真空的凉山彝族地区，所以汉族民间也把兹莫称为“土司”；诺合也是彝族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的身份相当于君王的大臣和军事首领或武士，他们的人口约占彝族人口的 6.9%。元、明以后黑彝势力膨胀，逐渐脱离兹莫的统治，成为凉山实际上的统治阶级，汉族民间也把诺合称为“黑彝”。

^② 图片除标明作者外，其余均为作者本人摄影。

斯觉、吉米、普昌等地区。

彝语中的圣乍土语即所谓的“中裤脚”地区，主要分布在喜德、冕宁、盐源、木里、昭觉的比尔区和新城镇，附城区的部分、四开、解放沟、西昌的四合、巴汝、西乡、礼州、盐中和越西的大部分地区，甘洛的玉田、海棠，云南省丽江市的宁蒗、永胜，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①，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泸定、九龙等地区。

彝语中的所地土语即所谓的“小裤脚”地区，主要分布在布拖、普格、德昌、宁南、会理、会东，昭觉的俄尔和四开、解放沟的部分地区，西昌的大兴、大箐、西溪，金阳的南瓦、灯厂、对坪，攀枝花的米易、盐边，云南昭通市的巧家等地区。

方言土语的不同、服饰的不同、生活习俗传统文化的差异，也形成了这些土语区之间文化的差异，包括习惯法文化的差异。

3. 等级社会

凉山是1956年实行民主改革的，民主改革以前，凉山彝族社会还处于种姓制度特征的奴隶制社会：家支林立，等级结构复杂，奴隶主与奴隶，奴隶主与其他劳动人民之间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

彝族社会的等级结构大体分为兹合、诺合、节伙（包括曲诺、阿加、呷西三部分人）三个等级，或分为兹莫（土司）、诺合（黑彝）、曲诺（白彝）、阿加（安家娃子）、呷西（锅庄娃子）五个等级。等级之间和等级内部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如兹合和诺合可统称广义的诺合，曲诺、阿加、呷西可统称广义的节伙，原则上各个等级之间实行严格的等级内婚制，但实际上广义的诺合集团与广义的节伙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线。

在凉山彝族等级社会中，兹莫世代承袭，是凉山彝族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兹莫等级中的一部分元代以后被封建王朝册封为土官，因此汉语称为“土司”。在兹莫势力强盛时期，所有社会成员，包括诺合等级在内都归兹莫管辖。后来随着诺合势力的崛起和中央王朝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加之兹莫的人口仅占凉山彝族总人口的0.1%，兹莫对凉山的统治受到很大影响，到近代已经退居凉山边缘地区，势力范围大大缩小。

诺合汉语习惯翻译为“黑彝”，诺合自视血统纯洁、高贵，是天生的

^① 今改名香格里拉。

统治者，是凉山彝族社会中的贵族。诺合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特权，他们贱视劳动，占有大量的奴隶和土地等生产资料。一些诺合哪怕已经变得十分贫穷，但在政治上仍然保持其高贵的身份，与所有被统治等级保持着严格的界线。诺合的人口仅占凉山彝族总人口的6.9%，但诺合在凉山多数地方势力强盛，尤其是后来兹莫统治衰弱的情况下，逐步取代了兹莫的统治。跟兹莫一样，诺合的等级地位也是世代承袭，互不升降。

曲诺在凉山彝族社会的被统治等级中地位最高，人数最多，占总人口的50%。“曲诺”的意思是“属于彝根的属民”，汉语习惯称之为“白彝”。多数曲诺在兹莫统治势力强盛时，是兹莫统治下的“百姓”，是兹莫的主要生产者和主要的剥削对象。近三四百年以来，由于兹莫的衰落，诺合在许多地方取代了兹莫的统治，兹莫属下的曲诺也随即被诺合占有。

曲诺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有一定的人身自由，诺合奴隶主不能任意买卖和杀害他们，他们有相对独立的经济生活，一般占有一定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少数曲诺占有较多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并占有多少不等的阿加和呷西，过着剥削生活。但是，曲诺毕竟是属于被统治等级，他们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绝嗣时遗产的继承权利要受到诺合主子的限制。曲诺被限制在主子所辖的范围内不能随意迁徙，他们每年要为主子服一定天数的劳役，每逢主子家有婚丧嫁娶，曲诺要照例送礼。有冤家械斗时，曲诺必须自己带上武器、口粮应征，服从主子的指挥；一旦战事平息赔偿对方人命金时，要承担主子的摊派；过年时要给主子送猪头和酒，表示对主子的隶属关系。

阿加是彝语“阿图阿加”的简称，汉语也称他们“安家娃子”。阿加约占彝族社会总人口的33%。阿加的来源有以下两种：一种是单身的呷西经主子配婚成家，与主子分居分食；还有就是曲诺中的地位下降者。所有的阿加分别被兹莫、诺合和少数曲诺占有（曲诺仅能占有汉根的阿加，禁止占有彝根的阿加），很少有人身自由，也没有自己的婚权和对子女的亲权，主子按习惯法抽其子女当呷西，并有权将他们本身出卖。阿加只能居住在离主子家较近的辖区内，便于随时为主子负担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役，不能怠慢。阿加的生活靠自己维持，主子给一小块土地，并可以开点荒地或租种别人少量的土地。阿加利用为主子劳动之余，自行耕种这些土地，使阿加可以积累一些粮食和财产，个别阿加还因此蓄有呷西，但阿加在地位上仍属于奴隶等级。

呷西是彝语“呷西呷洛”的简称，汉语称“锅庄娃子”，呷西在五个